

ICANN 历史项目

罗伯特·加埃塔诺 (Roberto Gaetano) 访谈记录

2016年6月30日

史蒂夫·克罗克

(STEVE CROCKER):

罗伯特，很高兴见到你。和往常一样，我们想了解 ICANN 的一些历史，所以邀请造就其中一部分或者大部分历史的人士来聊聊。本次访谈没有太多框架，但我想问你两个问题，然后我们基于这两个问题展开讨论。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之后我会问你第二个问题。简单的问题是，请你介绍一下你是如何参与 ICANN 工作的，也就是说你的工作活动范围，工作时期，以及你在 ICANN 的时光，以及其他相关的经历。

罗伯特·加埃塔诺:

1997年，当时我在 ETSI 工作，也就是欧洲电信标准协会，协会当时决定参与互联网活动，因为他们意识到，要在电信业经营，也需要在互联网领域有个代表。

当时有 IAHC，国际特别委员会或者之类的协会，以及 gTLD-MoU — 这些缩写都无法发音 — 这是在 ICANN 创立之前存在的协会。当时差不多就是尝试建立一项国际协议，将注册管理机构的业务与注册服务机构的业务分离开来，并让在公共领域运营的注册管理机构代表公众利益，让注册服务机构运营业务，让注册服务机构之间形成竞争。同时，当时还存在 Network Solutions 垄断的情况，它既是注册管理机构也是注册服务机构，当时的 TLD 是 .com 或 .net。

注：本文是一份由音频文件转录而成的 Word/文本文档。虽然转录内容大部分准确无误，但有时可能因无法听清段落内容和纠正语法错误而导致转录不完整或不准确。本文档旨在帮助理解原始音频文件，不应视为权威性的会议记录。

这就是当时的工作，也基本上就是我所参与的事情，因为我当时代表的是 ETSI。有趣的是，在一开始，代表 ETSI 的是来自现实的、核心硬件电信领域的人，而互联网领域的人与电信领域的人根本无法对话。没有...

所以当时的想法是让一个像我这样的软件开发者而不是电信运营者来担任代表，事实上，这个想法是正确的，因为对我来说，互联网就是我的一部分世界。它与我所做的事并不是对立的。这就是我一开始的参与情况。我能不能...

史蒂夫·克罗克： 好的，继续。那么，后来就结束了吗？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已经不在 ETSI 了。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不是。

史蒂夫·克罗克： 那么后来又有几次转变？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我尽量简单点说，因为当时有几年是非常紧张的。但在 ICANN 成立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是：IAHC 有一个政策监督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确定了如何进行转变。

有些人认为应该将 .com 或 .net 从 Network Solutions 那里拿走，当然这是个非常疯狂的想法，我记得我在一次会议上说：“朋友们，你们不了解情况。我来自意大利，在意大利，就算比这件事涉及的钱少得多，也会让人丧命。”

这就是当时的提议。我是 POC [政策监督委员会] 中被选举的代表之一。主席是大卫·马赫 (David Maher)。

史蒂夫·克罗克： 被选举的代表...

罗伯特·加埃塔诺： 我代表 CORE，注册服务机构理事会。

史蒂夫·克罗克： 你被选举到哪个机构？

罗伯特·加埃塔诺： 政策监督委员会。

史蒂夫·克罗克： 哦，我明白了。那就是说，当时一切的准备就绪了，但是...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我忘了一步。我们组成了注册服务机构理事会，有大约 100 位成员，其中大部分目前实际上是注册服务机构。我想到的是 Tucows 和 Melbourne。

史蒂夫·克罗克： 我有点困惑，因为我认为 — 可能我的想法不对 — 注册服务机构的概念是在 ICANN 成立之后才有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实际上，是在之前就有了。IAHC 提议的是让注册管理机构不要赚钱，只是出于公共利益目的保存数据。注册管理机构和注册服务机构分开，所以业务就是由注册服务机构来运营。也就是说，注册服务机构是赚钱和竞争的，而注册管理机构只是为公众服务的。

这必须以一种国际方式进行。当时我们需要制定一份协议，让注册管理机构与注册服务机构分离。这并不是不可能的，因为已经有一些 ccTLD 以这种方式运营。

事实上，我甚至还联合起草了一份关于分离的内部草案...那是 1997 年。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令我困惑的就是这个，只是因为缺少详细的知识。我的印象是，ICANN 在成立之后所做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建立注册服务机构，而不是注册管理机构模型。

罗伯特·加埃塔诺： 没错。

史蒂夫·克罗克： 在此之前，被 Verisign 收购的 Network Solutions 是一个集成的 —

罗伯特·加埃塔诺： 没错。

史蒂夫·克罗克： 那么，当时有一个唯一的注册服务机构，价格很高 — 我对时间有点不太明白，我意识到自己对 CORE 几乎完全不了解，尽管我听说过它，但我非常想知道 CORE 是如何产生的，以及产生的时间。

罗伯特·加埃塔诺： CORE 源自这样的理念，CORE 作为一个组织将成为注册管理机构并 — 我们当时讨论了七个新域名。这个神奇的数字七最后又回来了，然后...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关于这一理念的对话的一部分，也就是说，除了所有这些，我们将要创建新 TLD，新 gTLD？

罗伯特·加埃塔诺： 没错。

史蒂夫·克罗克： 我明白了。

罗伯特·加埃塔诺： 所以，七个新 gTLD，因为显然，Network Solutions 不会把 .com 或 .net 的业务拱手相让。所以当时会有新 gTLD，注册管理机构与注册服务机构分离开了。事实上，ICANN 成立之后发生的情况是，ICANN 使用这一体制来命令 Network Solutions 的注册管理机构与注册服务机构分离，并让注册服务机构与 Network Solutions 注册服务机构竞争。

事实上，当时 — 我跳过了中间的一个步骤，但我稍后会回头来讲这一步。当时制定了一份协议，最后是协议的终版，事实上是 Network Solutions 制定的。接着这份协议提供给了即将成为注册服务机构的组织。这是在 ICANN 成立之后的，我想大概是在 1998 年年底，或者是在 1999 年年初，当时有五个所谓的试验床注册服务机构，开始以测试模式注册 .com、.org 和 .net 域名，看看是否可行。

我刚才没有讲的那一步是，这个理念先是被美国政府发布的绿皮书破坏了，后来又被他们发布的白皮书破坏了，美国政府进行了介入，声明了一条原则，为了确保从旧模式向新模式的迁移稳定性，这将由美国政府来控制，我们需要一个被称为新 CORE 的组织，来代表美国政府接管责任，以确保顺利过渡。

一旦这种过渡即将完成，美国政府又再次介入。这样的情况持续了几年。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我们听说过这段往事。这促使我们创建了 ICANN。你当时还在 ETSI 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在创建 ICANN 的过程中，我还在 ETSI。我参加了 IFWP。实际上，我在 IFWP 的指导委员会。

史蒂夫·克罗克： IFWP 是什么？

罗伯特·加埃塔诺： 国际白皮书论坛。

史蒂夫·克罗克： 我明白了。举行会议 [可能听起来像意义] 了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它的意义是，由于美国政府发布了白皮书，管理部门给出了如何执行的指导原则，建立 ICANN 有哪些要求；这个组织需要建立 ICANN，确保美国在白皮书里面规定的条件都得到了反映。

史蒂夫·克罗克： 我是对“论坛”这个词感兴趣。它是不是指在某个特定时间和地点开展特定会议，还是说只是一系列讨论？

罗伯特·加埃塔诺：这是最初的迁移，将普通代表从一个大陆转移到另一个大陆，参加不同的会议。当时是 1998 年。我们举行了三次会议。第一次在雷斯顿，第二次在日内瓦。

贝西·安德鲁斯

(BETSY ANDREWS): 抱歉，佛吉尼亚州雷斯顿？

罗伯特·加埃塔诺：佛吉尼亚州雷斯顿。抱歉。第二次会议是在日内瓦，第三次好像是在新加坡，但拉丁美洲对这种情况不太满意，他们坚持要在拉丁美洲开一次会议。

我记得我当时是指导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我记得为了召开这次会议，指导委员会内部不得不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没人希望流程延长，所以日内瓦会议和新加坡会议之间挤了一场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

史蒂夫·克罗克：我明白了。

罗伯特·加埃塔诺：那是一周，芝加哥 IETF 之前的一周。这很重要，原因我后面会说明。但关于这些会议，在我看来，布宜诺斯艾利斯会议具有特殊价值，因为它是这一系列会议中唯一一场有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翻译的会议。

史蒂夫·克罗克：葡萄牙语。

罗伯特·加埃塔诺：那是很多东西的开端，而且那是一场非常成功的会议，有很多人出席。

那么为什么说 IETF 芝加哥会议很重要？因为在那次会议上，IETF 讨论了我们应该做什么。事实上，我认为这是乔恩·波斯特尔 (Jon Postel) 最后出席的会议之一。是的，确实是，因为那时 1998 年的夏天。他在 1998 年的 9 月份去世了。

史蒂夫·克罗克：实际上是 10 月份。

罗伯特·加埃塔诺：10 月份。我记得当时我从布宜诺斯艾利斯直接去了芝加哥，IETF 是在星期一开始的，星期天，我在看会议场所的时候，看到一个穿着凉鞋的大胡子男人在走廊里踱步，我想：“这一定就是乔恩·波斯特尔了。”

史蒂夫·克罗克：一定是。

罗伯特·加埃塔诺： 这就是我怎么认识他的，我走到他面前说：“你好，我是谁谁谁。我刚刚参加完 IFWP 会议，如果您有兴趣了解会议内容，我可以告诉您。”令我意外的是，他对我所介绍的内容很感兴趣。我就是这样认识他的。

IETF 内继续进行的讨论，IETF 的参与情况，也许关于这是如何在 IETF 内发展的，你知道的比我多。

史蒂夫·克罗克： 实际上我了解的不多，但我想了解你的发展轨迹。那么从那时候起，你就一直参与 ICANN 的早期发展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我一直在参与。我还参与创建了支持组织，特别是 GNSO。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 DNSO，抱歉。

史蒂夫·克罗克： DNSO，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当时还有 PSO。因为来自 ETSI — ETSI 是 PSO 的成员之一。特别是，我们当时需要讨论对于 PSO 成员有什么要求。实际上，我努力设立了使 ETSI 符合资格的要求。这不是显而易见的，因为 — 说来话长，我不知道这是否重要。

史蒂夫·克罗克： 我可以告诉你一些你也许不知道的事情。很多年之后，我看到的情况是，ETSI 是共享一个席位的三个组织之一，每年轮换一次。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个弱点，有点尴尬，不严重，但不是特别有成效的安排。在一段时期内，我们以多种不同方式审视了这个问题，最后说：“我们必须 — 是时候逐步废止这个制度了。”与此同时，我们对关系非常敏感，因为我们不想断绝关系，说我们不想继续维持关系了。我们不想破坏关系。

我自己看了章程，里面说，这三个组织，ETSI、W3C 和 ITU-T 将轮换共享这个席位，会提供 NomCom 的人选，也是轮换制，并且会各提供两位技术专家。我说：“这很有趣，我不知道这一点。我什么也没看到。”等等。所以，显然，正确的是 — 对我来说是显然的 — 消除前两个，为关系注入生机，并利用它。

我们进行了一些内部讨论，然后进行了交往，每个人都说：“嘿，这个主意很好。”所以我们就那样做了。我们修改了章程，我们去掉了第一个 [听不清]，但我说：“我们最终必须要坚持到底，与专家进行合作。我们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因为我们没有任何互动。”

所以我联系了各个组织。我联系 ETSI 时，他们说，“我们每年都任命专家，你们从来都没有联系过他们，但我们一直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我想：“这真的很令人尴尬。”当我们发现这份许多年前的这份基本协议时，我感觉十分羞愧，ETSI 的周期是正常的，但我们一直在忽略它们。我说，这让我感觉懊恼。

所以我们成立了技术联络组，然后将它嵌入到技术专家小组，这个小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扩展。然后我们举行了例行会议。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我们没有，但一

罗伯特·加埃塔诺： 顺便说一下，我也出席了。

史蒂夫·克罗克： 所有这些都与这个关系有关，我们说：“好的，我们希望在一定程度上保持这个关系，而且我们想以更有益的方式来保持关系，比形式上的关系更有成效。”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我参加了讨论。我进行了跟进，因为 — 尤其是我担任结构改进委员会主席时，所以那是 …

史蒂夫·克罗克： 所以，对我来说是填补空缺，因为我们在董事会进行了合作，你 — 你是怎么加入董事会的？通过 …

罗伯特·加埃塔诺： 首先作为 ALAC 成员，那么问题也许就是我是如何进入 ALAC 的。那么在 ETSI，1999 年 6 月的柏林会议是我的最后一次会议，当时我认为这将是我的最后一次 ICANN 会议，因为我已经从 ETSI 辞职了，并转移到了维也纳的国际原子能机构，重新从事我的软件开发工程师的老工作。

所以我没有任何理由参加 ICANN 会议，除了我同时还参与用户问题、成立非商业用户选区、尝试成立一个从来没有成立过的个人用户选区。

我大力参与了用户问题，DNSO 决定召开大会，其实是一个电子邮件清单，但每次 ICANN 会议上都会定期会面，他们需要某人自愿担任大会的主席。

我试着说：“但我已经不再参与了。我没有任何特殊职权。” 玛丽莲·凯德 (Marilyn Cade) 说：“那样的话，我们有完美的人选。”
[一起大笑]

罗伯特·加埃塔诺： 所以，我们在 DNSO 召开大会时，我担任了一年多的主席，大概是一年半。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在你 — 在你去国际原子能机构之后，他们对此没有意见吗？他们允许你做这个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他们允许我这样做，只要我利用的是我的个人时间。但只是三次会议，然后就是电子邮件清单。在任何情况下，我都可以在家里看邮件。

史蒂夫·克罗克： 差点没注意到。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有两三件事，慢慢地，国际原子能机构开始意识到我正在做的事，因为比如说，联合国内部有一个问题，因为 UNESCO 曾经一名称曾经被劫持过，所以曾经有过一次讨论，没有人知道…

史蒂夫·克罗克： 有时候你只是运气好，对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有两件事，但不管怎么样，只要...

史蒂夫·克罗克： 只要不是太大。

罗伯特·加埃塔诺： 没错。但无论如何，大会持续了，是的，持续了一年半。是从我的第一次会议开始的 — 第一次会议是在开罗，最后一次会议是在 2001 年，乌拉圭蒙得维的亚。然后我感觉我要永远消失了，但是后来改革来了，ICANN 2002 年改革，创建了一般会员咨询委员会。

一些人是董事会提名的，但一些人是通过提名委员会提名的。所以，我向提名委员会推举了我自己，然后我被提名了。

我在蒙特利尔上任了，蒙特利尔会议，ALAC — 根据改革 — 不得不任命了一位董事会联络人。伊斯特·戴森 (Esther Dyson) 是 ALAC 的成员，我很肯定她会是董事会的联络人。作为董事会的前主席，谁能比她更有经验呢？令我非常意外的是，她推举了我，所以我被选为 ALAC 的首任董事会联络人，然后被再次任命。

史蒂夫·克罗克： 任期是一年？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不是，任期 ...事实上，有趣的是，任期没有任何限制。我坚持要再次选举，因为我认为没有谁会永远被任命。但事实上，我又通过提名委员会再次在 ALAC 任职，因为 - 好的。

史蒂夫·克罗克： 但那是让你担任 ALAC 领导，而不是董事会联络人。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不是联络人，但我想获得确认和选举。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但之后，由于 GAC 保持不重新选举主席，只有在主席改变之后，主席才能作为联络人。所以我希望我们能改变一下形势，让我们通过流程进行选举。

所以情况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剩下的故事你都知道了。之后我第三次进入提名委员会，我只向董事会推举了我自己，然后我被选为...

史蒂夫·克罗克： 有投票权的常规职位。

罗伯特·加埃塔诺： 有投票权的常规职位。

史蒂夫·克罗克： 任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2006 年。我记得是在圣保罗会议。

史蒂夫·克罗克： 并且…

罗伯特·加埃塔诺： 最后一次会议是在 2009 年的首尔。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一个任期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一个任期。之后在 2009 年年初，我心脏病发作了。

史蒂夫·克罗克： 改变了你的人生。

罗伯特·加埃塔诺： 改变了我的人生，医生说：“要么你就为 ICANN 工作，要么就只做你的正职。”

史蒂夫·克罗克： 二选一。

罗伯特·加埃塔诺： 二选一。另外，由于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安排仍然照旧，我不得不在假期参加 ICANN 会议，他们曾经偶尔给我额外的一周时间，但曾经...

史蒂夫·克罗克： 我记得你当时是董事会的副主席。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但我不记得是三年都是，还是只有一两年？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三年都是，因为我 — 是的，变化的是主席。第一年，我是副主席，文特 (Vint) 是主席，之后的两年，彼得 (Peter) 是主席。

史蒂夫·克罗克： 我明白了。我得去查查记录，但是的。我曾经作为 SSAC 的联络人在董事会就职过。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我开始时，你是联络人。

史蒂夫·克罗克：事实上，我当时既是 SSAC 主席，又是联络人，是 GAC 的做法的另一个例子。然后最后，我在董事会担任了常规职位，这开创了联络人席位，而这个职位现在和主席是分开的。所以，两个模型。

很好，这就是第一个问题的答案。实际上，我们已经零零碎碎地谈到了我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除了谁在什么时间做了什么，我认为有趣的是，或者说是最有用的是，了解故事背后的故事，那些真正带来改变的事件的顺序，这样我们就能把各个部分连接起来，让那些听到或看到这段历史的人 — 尤其是关注我们的工作的人，而不是 — 了解他们所处的背景以及这一切都是怎么来的。

因为其中一些东西比较神秘。为什么我们的结构是这样的呢？为什么所有这些人都像这样对我们做出反应？我们是如何达成这个特定安排的？我认为这些信息比较有用。

那么问题是，想一想提供一些结构和历史的东西，然后再讨论一下。并不只是谈谈开了什么会议，而是要谈谈潜在的东西，造就 ICANN 真实历史的逆流和暗流。

罗伯特·加埃塔诺：我不确定我是否明白这个问题。是不是说我认为转折点是什么？

史蒂夫·克罗克：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关键点。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选一个谈谈，然后我们听你讲下去。

罗伯特·加埃塔诺： 好的，我认为 2000 年的洛杉矶会议是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在那次会议上，授权了首批七个 gTLD。在某种程度上，它还让人们期待还会有后续的一轮授权，因为在那次会议上，只要谁想要申请 TLD 就能够申请。当然，他们需要建立可靠的案例，所以尽管有这些申请，但并没有很好的流程定义。

所以事实上，ICANN 董事会不得不逐个决定：“这个接受了，这个被拒绝了，这个接受了，这个被拒绝了”，这种方式对于 ICANN 董事会来说是极其危险的。

史蒂夫·克罗克： 当然。

罗伯特·加埃塔诺： 因为在那时...事实上，比如说 .web，预期会被授权，但事实上并没有被授权，只是因为难以决定三个申请人中的哪个是最佳申请。

所以在我看来 — 我不在 ICANN 董事会，我当时是 DNSO 大会的主席，但我的印象是，董事会如果从三个中选择一个，ICANN 就会遇到严重问题。其他申请人会提出严重质疑。

所以说，那是件大事，但我认为它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有一个流程。现在，流程的发展所用的时间比预期的要长一些，[史蒂夫：笑声]，但...

史蒂夫·克罗克： 我认为，正如你所说，这非常重要。我想补充一点。2000 年，你说 ICANN 分配了七个新 TLD。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我记得它们是哪些。.info, .museum -

罗伯特·加埃塔诺： .museum

史蒂夫·克罗克： .Biz... 清单在某个地方。是什么促使了那次分配？我知道那是 ICANN 创建的顶级域，它的任务或责任之一是促进竞争。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而我认为创建新的顶级域就是其中的一部分理念。促使申请流程启动的事件顺序是什么？关于为什么只选择了七个，而不是更多个，你有什么看法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申请数量是在 20 到 25 个之间。此外，由于这被认为是流程的开始，可能有少量 TLD，一两年之后会有另一轮，然后还会有少量 TLD。所以没必要太匆忙。

史蒂夫·克罗克：我明白了。

罗伯特·加埃塔诺：事实上，我们都有不同的想法。比如说，第一轮还有 .tel，然后还有你提到的 .museum。所以 [有一些] TLD 专门用于某个用途。

史蒂夫·克罗克：是 .pro、.coop 和 ...

罗伯特·加埃塔诺：不，那是后来的事。

史蒂夫·克罗克：是后来的事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我有点迷惑了。我老了。

史蒂夫·克罗克： 我也是。越来越糟。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不管怎么样，不管是什么，并不是说七是神奇的数字。这是董事会逐个决定的，最后被批准的就是七个。比如说，本来不打算批准，但最后时刻被批准的是 .aero。

最初提交的是 .air，代表航空业，是国际航空电讯集团提交的。然后一位董事会成员提出了异议。我记得是一位韩国的男士说：“.air，空气是什么意思？它的意思是空气。跟飞机没关系。应该是 .aero 或者之类的东西...”

史蒂夫·克罗克： 噢。

罗伯特·加埃塔诺： 非常一提议的那些人说：“好的，我们改一下名字。没问题。”

史蒂夫·克罗克： 没问题。[一起大笑]

贝西·安德鲁斯： 是 .biz、.info、.name、.pro、.aero、.coop 和 .museum。

罗伯特·加埃塔诺： 噢，没错。Coop 是 —

史蒂夫·克罗克： 意外。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首批之一。

史蒂夫·克罗克： 非常好，你马上就明白了。我是说，你能够找到它。

罗伯特·加埃塔诺： 不管怎么说，只是刚好是七个。可能会是六个，也可能会是八个。

史蒂夫·克罗克： 但由于我们现在有大量申请，令我稍感惊讶的是，并没有出现土地热潮。但大家并不知道，我猜。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它 — 它速度非常快。ICANN 当时比较小，速度比较快。从 ICANN 成立起，那是 1998 年的下半年，两年之后，我们有七个 gTLD。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当时速度比较快。速度比较快。

罗伯特·加埃塔诺： 但我们进行了选举，在世界范围内选举了董事会，选举了董事会的五名成员。这是速度快的另一个方面。我是说决定速度很快，但在这方面，之后我们得到了很多教训。哪些奏效，哪些没有奏效，事实上，为什么这不是可行的解决方案。

所以，在早期，ICANN 就像这样开始起步。非常快，但有时候未经充分考虑就开始行动了。

史蒂夫·克罗克： 我还没听说过关于选举的事情。我只听过一些零碎的信息。你当时在。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讲讲当时是怎么选举的，结果如何，之后发生了什么情况。

罗伯特·加埃塔诺： 选举的原则就是，每个公民，每个互联网用户都能投票。他们需要通过电子邮件或者网站申请，或者有一些机制，他们通过邮递收到了一些东西。只是为了避免机器人之类的东西...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这样做是为了确保要投票的是真实的人。投票人数如此之多，申请获得投票凭证的人如此之多，让 ICANN 有点不知所措。因为我们以为只有少数人，只有少数人有这种意识。

史蒂夫·克罗克：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但情况并非如此。另外，由于在几个国家，比如说，为选举开展了媒体宣传运动。比如说，在德国，开展了一项媒体宣传运动，所以德国的投票人数超过欧洲其他部分的投票者人数，因为 *明镜周刊* 上刊登了一篇文章，提到了这件事。

我认为，由于没有德国 — 我是说，实际上当时进行了讨论，德国必须有一个德国董事。一开始，被任命的董事会中有赫尔穆特·申克 (Helmut Schink)，早期的董事会，但后来不得不退位，被替换。

所以，在德国是这样，日本也是这样。我们还意识到，事实上，像这样的选举，由于你没法控制媒体的内容和方式，以及为什么媒体会在某个特定方向进行鼓动，鼓动 5000 个人就意味着赢得选举。

史蒂夫·克罗克：你之前说，当时尝试以这种方式填补五个席位。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

史蒂夫·克罗克： 最后填补了吗？

罗伯特·加埃塔诺： 是的，填补了。我认为表明没有奏效的证据之一是，或者说表明这并非选举人员的最佳方式是，多年以后，人们几乎记不清这五位被选举董事的名字，因为他们彻底消失了 — 唯一可能的例外是卡尔·奥尔巴赫 (Karl Auerbach)。

史蒂夫·克罗克： 可能的例外是卡尔·奥尔巴赫，是的。

罗伯特·加埃塔诺： 但那个德国人当年是混沌电脑俱乐部的主席。就算我自己也不记得名字，所以它导致人们 — 因为当时的想法是，我们需要德国董事，所以媒体在推动，他们就选了一个人。但那个人并不一定对互联网问题感兴趣。

史蒂夫·克罗克： 有意思。

罗伯特·加埃塔诺： 这是我的个人意见。我负责 —

史蒂夫·克罗克： 是的，这也是你来这里的原因。为什么 — 我们以此来总结：你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哪些领域，公开哪些片段，讲述 ICANN 哪些部分的历史？哪些领域是不那么知名的，或者说需要从不同来源拼凑起来？

罗伯特·加埃塔诺： 我认为最好介绍一些后台工作，因为董事会的审议，某些改革的进行方式，我不知道，甚至是审核不同的支持组织，它们在某些方面也很重要。

但每个人或多或少都知道这些事情。我们不太了解的是 — 甚至是…我大力参与了 1997 到 1999 年的流程，参与了 ICANN 的成立和早期时光，但有很多事情，我不知道，因为 — 计划是什么？

我知道 CORE 和 IAHC 的计划，哪些奏效，哪些不奏效，但我可以确定，其他组织也有计划，我认为经过了 20 年，我们可以试着揭示一下，了解是什么力量…

史蒂夫·克罗克： 这是个好主意，我们应该让你主持会议。

罗伯特·加埃塔诺： 什么会议？

史蒂夫·克罗克： 让大家聚在一起探讨那个问题。

[会议记录结束]